

名家评新作

人工智能所开启的这条进化之路 将比自然进化快千百倍

——评江波科幻新作《机器之门》

刘慈欣

《机器之门》用卓越的思想力描述了一种可能性，在合上这本书后我们都祈祷这样的未来不要变成现实，但它的景象也在我们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在这样的未来中，人类不但面临着灭顶之灾，还同时面临着人为什么成为人的困惑，以及人是否要继续成为人的选择。这一切都源于人类最伟大的造物：机器。现在机器驱动着我们的世界，我们在机器的怀抱中舒适地生活着，但真的有可能，我们会和机器走到《机器之门》中那噩梦般的一刻吗？

在展望未来前先看一现实。如果一个石器时代的原始人被突然扔进现代社会，他感到的震惊和迷茫我们是难以想象的，这仿佛由魔法构成的一切与他来自的世界差异如此之大，几乎没有一样东西是他能够理解的。但渐渐地，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精神上的定海神针，他发现了一样没有变的东西：人。人没变。尽管开始时他会被现代人怪异的服装所迷惑，但当他脱下兽皮，剃短身上的毛发换上这些衣服后，就发现已与周围的人没什么两样。不仅是身体特征，在智力上也是如此。石器时代的人的智力与现代人差别不大，我们的这位来到现代的原始人朋友很快发现，适应这个魔法世界的生活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困难，他能够学会这时的语言，如果他足够年轻的话，还能进入学校同其他人一样学习现代知识，并在毕业后找一份工作。

这确实是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现代，几乎是变化的同义词，技术在飞快地改变着一切。但在这个万花筒般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我们自身却没有改变，从生物学意义上说，我们与石器时代的人没有太大差别，我们原来都是摩登原始人。周围那些构成现代世界的先进的机器都是身外之物，与我们没有生理上的联系，我们只是用四肢和语音去操控他们。

但随着技术的发展，这种情况很难持续下去，技术终将挺进到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疆域，我们将与机器建立生理上的联系，最后与之融为一体。这就是《机器之门》所展现的未来世界。

其实，人机结合的进程早已开始，从维京海盗断臂上的铁钩子到现代的人工心脏，人们一直在试图通过与机器连接弥补自身的残缺。但这些结合都是小规模的和局部的，更重要的，这里没有脑机接口，人的思想和意识无法操控植入自身的机器，这很难说是真正的人机结合。

以脑机接口为基础的人机结合还存在着许多巨大的技术障碍，其中之一是在脑科学方面，与计算机技术相比，人类对自身大脑的研究还处于十分初级的阶段。但这些技术障碍有很大的可能最终被克服，或至少被绕过。应该承认，真正的人机结合并不为现代社会的价值观所接受，但驱动社会生活的关键技术

并不给我们用与不用的选择，现在选择不用手机已经很难，选择不用电的人几乎没有，否则很难在现代生活中活下去。人机结合技术一旦实现，将有几大压力迫使每个人使用它。

一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在人机结合的历史上，南非的刀锋战士奥斯卡·皮斯托瑞斯的出现将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人们对其参加运动会的质疑，不是因为与健康人比赛对身为残疾人的他不公平，而是因为这对健全人运动员不公平。刀锋战士经过机器改造的双腿可能使他比健全人更强！与刀锋战士结合的机器只是完全无智能的碳纤维假肢，在未来，与先进的智能机器的结合无疑将在各方面大大提升人类的能力，当接受人机改造的新人类在智力和体力上几倍甚至几十倍地超越自然人，后者将面临被淘汰的命运。当这一局面到来时，与机器结合将是每个人不得不做的选择，同时也将是他们为下一代所做出的选择。

另一个压力是人机之间的竞争。在一个智能机器与人类竞争工作机器的时代，要想与机器人在能力上取得平等，人机结合可能是唯一的途径。再比如环境的变化。目前地球环境的恶化速度远大于人类通过自然进化适应环境的速度，可能有一天，地球环境会变得完全不适合自然人生存，这时通过人机结合来改造人体使其适应恶化的环境可能也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环境变化可能并非单纯由环境污染所致，当AI或人机结合一族取得对世界的控制权后，他们可能按自己的需要改变环境，这样的环境可能适合机器人生存，但对于自然人类却十分恶劣。

《机器之门》中的未来则走到了极端，在那个世界，最恐怖的可能性变为现实：AI与人类为敌，发动了以毁灭人类为目的的世界大战，而经过机器改造的人类与自然人类（书中叫原生人）也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和文化冲突。在AI和人机结合一族面前，原生人类的血肉之躯是那么脆弱，如推土机面前的一丛小草，无论如何抗争，也难逃毁灭的命运。这时，是否选择人机结合，是一个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

对于预测人机结合将带来怎样一个世界，任何想象都是贫瘠的。现在构成人类文明的一切因素，追根溯源，都是建立

在人的生物属性上，建立在人类的生物器官对世界的感知上，建立在人类之间通过生物功能，如语音、视觉和触觉所产生的相互交流上。仅仅是人类的两性属性发生变化，就将产生完全不同的文化形态。

在美国国家地理频道最近拍摄的爱因斯坦传记片《天才》中，爱因斯坦去世后，有学术机构请求爱因斯坦的儿子汉斯同意对他父亲的大脑进行研究，以揭示这位伟大天才思维的秘密，汉斯回答说：“这样的研究不会有任何结果，你们研究的是一件物品，而我父亲，是一个人。”这个深刻的回答也适用于评论对人机结合的另一个天真的想法。人机结合的终极阶段就是除了大脑之外人体的其余部分全部变成机器，而现在人们认为，只要人的大脑存在，他的完整人格就存在。但事实可能不是这样的，构成一个特定人格的，除了大脑中的思想和记忆，还有对周围世界的感知，后者同思想和记忆一样，是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机器躯体将完全改变自然生物身体的世界感知，这也完全改变这一个人格。

是否接受这样的改变，将是人类所面临的最艰难的选择。《机器之门》生动描述了这种艰难，但在那个严酷的世界，生存最终压倒一切，原生人会在痛苦和纠结中选择与机器结合，从此，人类从大自然手中夺得了掌握自身进化的权利。

人机结合将产生一个难以想象的世界和文明，我们只能想象出多种的可能性，而《机器之门》则描述了这些可能性中最震撼的一种。同江波的其他作品一样，这部人与机器的未来史诗在坚实的科技内核上展开宏大的想象。书中的世界由三种力量构成：原生人类、经过

机器改造的人类和超级AI，三股力量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有不共戴天的对抗，也有不稳定的结盟和共生。人性的纠结和异化、命运的选择和冷酷的毁灭战争碰撞融合，构成了这段如激流般疯狂行进的未来自，每时每刻都在瞬息一线的震撼中度过，甚至不给人以喘息的时间。

《机器之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它的回避，它像直面严酷的现实一样直面未来最黑暗的可能性，它清楚地展现了人与机器之间存在的巨大沟壑，这沟壑横亘在原生人与机器改造人之间，更出现在全人类和AI之间。在《机器之门》中，人与机器的矛盾以政治的最高形式——战争——表现出来，作品直面原生人类与机器之间在实力上的巨大差异，人机战争对人类而言必然是一场毁灭性战争。作品生动地表现了现有的价值观在毁灭深渊前的脆弱，对于在这种黑暗的可能性中人类的未来，《机器之门》给出了选择，同时也以厚重的笔触描述了这种选择的艰难和残酷，但坚定地表现了一条新的进化方向，在这条比自然进化快千百倍的进化之路上，浴火重生的人类文明可能创造一个更为辉煌的未来自。

在电视剧《西部世界》里，身为机器人的女主人公对人类说了这样一句话：“时间将把你们化为灰烬，而一个新的神灵将在大地上游荡。”《机器之门》已经向我们敞开，走过去领略这样一个神奇的未来吧。

（作者系知名科幻作家）



人与机器是美剧《西部世界》系列的核心。

创作谈

在病房与家乡之间

——谈谈我的首部非虚构作品《我就是我母亲》

刘庆邦

母亲患病住院治疗期间，和母亲重病辞世前最后的日子，我一直陪伴在母亲身边。我们兄弟姐妹五人，我是家里的长子。母亲对我很信任，在生病变成一个弱者后，甚至对我有些依赖，愿意让我始终守着她。少年丧父，家境贫寒，母亲对我有养育之恩。同时我还认为，母亲是我的老师。她不仅是我的第一个老师，是我一生的老师，还是我一生最好的老师。

在我受到的教育总量中，母亲对我的教育所占的分量最重。若有人问我信仰什么，我会说首先信仰我母亲。我的宗教就是我母亲。母亲老了，生病了，我无旁贷，当然应该尽心尽力地照顾母亲。我意识到了，能够在母亲病床前尽孝心，这是我报答母亲最后的机会，我万万不可错过这个机会，以免将来后悔。

孝文化是中华民族由来已久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由来已久的传统文化之一。汉代以孝治天下，把孝亲、举贤和忠君有效结合起来，使孝道产生了深远影响，以致成为民间的一种信仰。自汉代以来，孝道作为一种大道，一直为历代所推崇。

我不敢说外国就没有孝文化，但我敢说，任何国家的孝文化都不如我国的孝文化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我也不敢说孝文化是先进文化，但我也敢说，孝文化绝不是过时的落后文化。

每天在照顾母亲饮食起居、吃药打针之余，我都会记一点儿日记。日记的初衷，是为了记录母亲的治疗情况和病情变化细节，目的是为了能够更好地陪护母亲。母亲跟我聊天，会讲到一些过去的事情。我听了觉得挺有意思，也记了下来。给我讲故事的还有大姐、二姐和妹妹，她们所在的村庄不同，每个村庄都有不少故事。她们给我讲的都是眼下正发生的故事。目前的农村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变化即故事，变化使得新故事层出不穷，丰富多彩。

作为一个写作者，记下她们所讲的故事时难免心存私心，把有些故事当成了写作素材。我以为这些素材以后或许用得着，或许可以写成小说。除了片段记下她们所讲的故事，还有记下我每天所看到的美好的自然景象和有意思的社会现象，以及我对

某些事情独立思考得到的感悟。也就是说，在记日记的时候，我还没有想到直接把日记拿出来发表。我们都知道，日记有私密性，也有随意性，天上地下，云里雾里，张三李四，家长里短，记得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母亲走了，我就把日记放下了。

十几年过去，偶尔有一天，我在整理存放手稿和日记本的箱子时，把记有陪护母亲日记的日记本看了看，不料一看就引起很多回忆，就感动不已，有些放不下。我想，这些日记说不定可以发表。于是，我用稿纸把日记从日记本上抄录下来，一边抄录，一边做些文字上的整理。

我陪护母亲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母亲患病住院治疗，第二阶段是母亲临终前最后的日子。在整理日记时，我把日记按不同阶段分为上部和下部。考虑到篇幅较长，我把上部和下部分别给了《十月》和《北京文学》。这让我感到无比欣慰和心存感激的是，这两家文学杂志都把日记作为重点作品予以发表。

也许正是由于事先并没有想着发表，日记才写得自由，率真，无拘无

束，并且跳跃，简洁，内容丰富。日记发表后，有评论认为“有明显的文本开拓”。“它既没有被日记规范，也没有被母亲养病局限。时间在当下与过去之间自由穿梭，空间在病房与家乡之间轻松转换。文本因此具备一种无所不能的包容性，一种复杂多变的开放性。”

还有朋友认为，这部作品是当代的“世说新语”。这些评论我都视为对我的鼓励。日记的合集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后，书名定为《我就是我母亲》。

我母亲去世十多年了，我还活着。因为我长得像我母亲，有认识我母亲的朋友对我说，看到了我，就像看到了我母亲一样。这表明母亲在给我生命的同时，还给了我遗传基因。继承了母亲的遗传基因，在某种意义上说，等于母亲的生命还在延续。

这还不够，我的意愿是，还要接过母亲的精神和灵魂，通过不断自我修行和自我完善，使母亲的灵魂得到发扬光大。

（作者系著名作家）

创作谈

好几年前，我的好友、作家张怡微在散文里写道，有一回迟子建老师访问复旦大学创意写作项目，问为什么学生的作品里看不到自然，王安忆老师解释道：“都市里的孩子很可怜，他们走到哪里都是人，看不到自然。”

我的长篇小说《不吃鸡蛋的人》，底色也近乎是“人的世间”。笔下环境绝大多数由“人”构成，女孩周允的身边是形形色色的人，她的亲戚、同学。哪怕写到火车站及周边，我写的也非车站本身，而是人；那些拖着大包小包、来城市“淘金”打拼的旅客，那些把洗脸水往外泼的生活拮据的居民，那些因谋生不易而出口不逊的人们所构成的周允眼中的世界，也正是这样的世界让她产生了“夹缝感”。

她逃不了，所行之处皆是人，耳里全是嘈杂声，即便回家，还有各路亲朋的唠叨。写作时我渴望还原这些声音。

因此，比起视觉，写这部小说时我有意识地更依赖听觉。不想看的时候可以闭上眼睛，但耳朵是全天候敞开的。有读者反馈说《不吃鸡蛋的人》里的对话写得十分真实，但我更看中对话的言外之意。小说对话是能直接听出字里行间含义、激起情感反应的交谈，而恰恰是在大多数人捶胸顿足的时刻，女主角周允克制着“不响”，反而引发更强烈的戏剧张力。

比如，小说中写道，周允的母亲冰莹住院，原厂长放下一个红包，“周允母亲说，等她做完手术还包回去上班。他却说，你先养好身体，其他事情往后再说。”后者是东方式的拒绝，委婉，但坚决。厂长回答没有任何不妥，是都市人情和道义边界，但放在冰莹最需要生活希望的时候就显得十足冷漠。

这一回合后，冰莹一位同事自问自答，先是愤愤不平地说冰莹为他做牛做马得不到任何回报，随即拆开红包后态度急转：“哦，一万元，算他还有点良心！”

金钱的尺度，印证着主人公对人情冷漠的理解，也推进她做出决绝的选择。

《不吃鸡蛋的人》不光是个体与家之间的纷扰，更大的触角是城市世俗百态。我看到作家韩松落有句评价：“写的是障碍重重的生活里，那些伸展自如的欲望，畏畏缩缩的爱情，充满叹息的恩情，不够畅快的成功，不够彻底的失败，不够决绝的离别，不够坚定的未来。人们也有爱情，但却自觉自愿地克扣着自己，克扣自己的自信，克扣自己的释放，就那么纠缠着，隐藏着，随波逐流着，自我贬损着，隔三差五去看一眼，看它落魄到什么地步了，直到这爱情最终落得和自己的贬损相配了，自己也就释怀了。”我尝试写出这种复杂的、很难用理性话语表达的爱和恨，写困窘人物心灵的焦灼。

这种焦灼，最集中体现在小说主角周允身上。这名女性身处位置带来的种种“夹缝感”，不容她发声，因而才有了大量标志性“呵呵”和“哦”，凝聚了她的怯懦、无助和庸碌。她无法一个人对抗社会的偏见，而身为女儿，她也很难反抗来自母亲掺杂着亲情的力量。

比如小说里有这样几处描写：“小姑娘被戏称为‘金元宝’的蛋饺含在嘴里，吧唧吧唧地咬开，含着黄白白的蛋皮和肉馅，说周允让她爸妈去喝西北风吧，呵呵。”“她妈妈像赌博似的，今天选择伽马刀，明天又想动手术，她问她爸，伽马刀好吗？周允爸说好。第二天又问周允爸，动手术好吗？他也说好。呵呵。”

作家淡韵观察到：“哦”是乖巧女孩子的不响。在小说《繁花》中，人物总是不响，絮絮对话构成的嘈杂生活之流中不时杂以沉默，人物面前有乱局，心里涌动或是不定，那是凡人走入文学性的时刻。而市民生活不容女孩子不响，一个个女孩子在围坐着一圈长串的饭桌上说着“哦”，淡淡地，或是涨红了脸。而女主人公周允不时“暗想”，想的不是自己的心事，而是对面前情境的评论。叙述中一再地出现“呵呵”，那是周允在这部第三人称主观叙事的小小说中一再给出画外音。

这里固然有对身边同龄人的描摹，也有我出于亲身经历的体验。我们这一代不少女性在成长过程中往往被教育要自强自立，然而过了一定年龄，有时又被家庭和社会以

我想写纯粹的爱情，虽然这爱情畏畏缩缩

——关于我的长篇小说《不吃鸡蛋的人》

钱佳楠

有没有婚配为由裁判。这感受很奇怪，对固有价值的认同感倏忽之间崩塌了，这种崩塌不是抽象的，而是具化到自己的亲戚，母亲，随之而来是对原本习以为常亲情的再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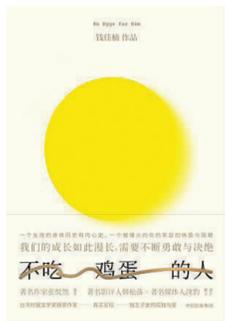
但表达这种崩塌时，我更倾向于日常化情境和细节的呈现书写，主人公的音量分贝是低弱游移的，而非“大喊大叫”。上学期在美国爱荷华写作项目时，我创作的一篇英文小说里有类似桥段，角色用沉默对峙家中的尴尬氛围。外国教授说：“我不相信她不说话，你让她说话！”在美国课堂上，老师非常强调戏剧冲突，尤其是外部环境的冲突。

但在在我看来，东方语境里，过多外部冲突会让小说显得不现实，生活中更多是内化的冲突；外部冲突也容易让情节显得廉价，或许初读觉得生猛，但波澜起伏的进展被“揭了底牌”后，小说就不耐读了，经不起咀嚼。在我看来，张力比冲突更能抓住读者的内心。

回想两年多前，我还在申请目前就读的爱荷华写作项目，需要提交的小说稿件全无着落，却突然起了念头要写这部小说。当时的我有着年轻人不知疲倦的身体，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就写，写到凌晨两三点，然后至多睡三个小时，就得爬起来赶地铁，就这么像周身被火烧灼了般写了两个多月。完工时，我甚至觉得把此生所有情感都倾注在章节里了，我耗尽了。

这不是一本野心勃勃的，渴望抛掷形而上学大问题的鸿篇，而是我对成长岁月的真诚回望，是家族故事，更是一个爱情故事。事实上，我写的时候，对自己说，这一次，我只想写纯粹的爱情——可能是我写作生涯里唯一的爱情故事——写属于我的《伊豆的舞女》，属于我的《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属于我的《情人》。

（作者系青年作家）



《不吃鸡蛋的人》钱佳楠著 中信出版集团